

小不点儿和袋鼠





小不点儿和袋鼠

(澳大利亚)伊迪丝·佩德利原著

莱斯利·朱佰改写

李 自 修 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Dot and the Kangaroo
Edith Pedly
Adapted by Lesley Zuber
本书根据 Thomas Nelson Australia Pty Ltd
1978年版翻译

小不点儿和袋鼠

(澳大利亚)伊迪丝·佩德利原著

莱斯利·朱伯改写

李自修译

※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875印张 41千字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6,900

书号 R10099·1579 定价 0.23元

译 序

《小不点儿和袋鼠》于1899年初次问世。原作者伊迪丝·佩德利，是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。本书是根据莱斯利·朱佰的1978年改写本译出的。

书中写一个名叫小不点儿的天真善良的小姑娘历险的故事。她在一次外出时，在森林里迷了路。幸亏遇上助人为乐的袋鼠，携带着她历尽艰险，终于找到父母，重返家园。故事情节曲折，文笔诙谐，对培养儿童的良好情操，颇有益处。另外，本书以澳大利亚丛林为背景，逼真地刻画了当地特有的动物和鸟类的生活习性，对丰富自然科学知识，也有一定帮助，是一本有趣的儿童读物。

译 者

1981年11月

目 录

小不点儿碰上袋鼠·····	(1)
水坑·····	(10)
翠鸟和蛇·····	(16)
小不点儿遇见鸭嘴兽·····	(22)
灰羽丹顶鹤·····	(31)
小不点儿遇见考拉·····	(36)
狂欢会·····	(41)
遭到追捕·····	(46)
袋鼠的悲惨故事·····	(54)
小不点儿参加聚会·····	(58)
小不点儿受审·····	(65)
她们找到黄鹌鹑·····	(75)
终于回到了家·····	(79)



小不点儿碰上袋鼠

小不点儿呆在丛林里，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家。她迷了路，心里非常害怕，真想大哭一场。可是，又害怕得哭不出声来，便独自个儿站在丛林的当间儿。

小不点儿明白，天很快就要黑了。一想到夜里要孤零零地一人呆在丛林里，她就越发害怕起来。两条腿儿直打哆嗦，一屁股坐在了一棵黑根树下。

那天前半晌，妈妈说小不点儿可以去丛林里采些野花回来。

“可别离家太远。”妈妈说。

小不点儿采野花的当儿，在草丛中瞥见了一只野兔，就追了过去。可是，野兔跑得真快，小不点儿怎么也追不上。于是她停住了脚步，这才发觉看不到家

里的房子了。她在丛林里转悠了一会儿，心里害起怕来，便跑啊，跑啊，跑个不停，谁晓得这一来离家越来越远了。

她坐在那棵离爸爸农场有好多公里远的黑根树下，人们要找到她可就相当难了。小不点儿想起来，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在丛林里走丢了。孩子妈妈来到他们的村舍请求帮忙，好多男人都骑着马儿到丛林里去寻找那个男孩子。

人们找了好多好多天，可是每次从森林里回到她家时，都是默默不语的样子。小男孩的妈妈跟他们呆在一块儿，一个劲儿地哭。又过了好多天，小不点儿的爸爸回到家里，对妈妈说了些话，又对小男孩的妈妈说了些话。两个妈妈失声痛哭了一场。后来，丢了男孩的妈妈回家去了。小不点儿晓得人们在丛林里发现了那孩子的尸体，再也见不到他活着回来了。

小不点儿坐在黑根树下，心里想，兴许那些吆吆喝喝的男人们，这会儿正骑着高头大马在丛林里寻找她哩。

她坐在那里呆了一会儿，脑袋靠在膝盖上，哭哭啼啼、抽抽咽咽的。她抬起头来瞅瞅那光秃秃的、干旱的土地，又望望周围的野灌木丛和树林，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牢房里一样。

不过，小不点儿不再是一个人了。在靠近她身旁的地方，意外地看见一只灰色大袋鼠在目不转睛地瞅着她。

更叫人奇怪的是，那只袋鼠也在哭鼻子哪！不知怎么的，这样一来，小不点儿就明白了，这是袋鼠知道了她的糟糕处境以后，正为她难过哩。袋鼠不断地瞅着她，样子又是同情又有些迷惑不解。突然，袋鼠跳进矮树丛里。小不点儿看到她跳来跳去，在找什么东西。回来时，她的爪子里抓着一一些莓子。那些莓子可真漂亮，有绿色的、红色的、蓝色的，还有乳白色的。小不点儿肚子饿了，她知道好心的袋鼠是要她吃这些莓子，便接过果子吃了起来。

刚吃了几颗莓子，就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，小不点儿猛然听到丛林里到处都发出了声音。她刚刚转悠到丛林里时，里面原来鸦雀无声，除了树梢上微风轻轻的叹息声以外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可这会儿，各种声音越来越清晰了。

都是些细小的声音，有些还是十分细碎的耳语和吱吱叫的声音。声音从地面上、丛林里、树木中间，还有天空中传过来。

小不点儿看看周围，只见成百上千的蚂蚁，几只蜥蜴，一些蚱蜢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鸟儿。



小不点儿恍然大悟，由于吃了那些莓子，她能够完全听懂丛林里一切昆虫儿、野兽儿和鸟儿说的话了。

袋鼠开始说起话来：

“我一见到你，就知道你出了什么事。”她声音轻柔地说，“我跟你的心情一模一样，我丢失了我的小袋鼠。你好象不开心，我猜到你也是丢失了什么东西。你能告诉我丢失了什么吗？”

“我迷失了路。”小不点儿说。她不晓得袋鼠能不能听懂她的话。

“哦！”袋鼠说。她很高兴，因为她自以为非常乖觉伶俐。“我就晓得你丢失了东西。丢东西这种滋味可真难受！丢了东西就难过得不想吃东西，可肚子空得不行呀！自从丢失了我的小袋鼠，我的心情一直是这样。现在告诉我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你丢失的‘路’是什么样的。它是什么样子的？也许我能替你找着它。”

小不点儿对袋鼠解释说，她迷失了“路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袋鼠呢，听得可真是津津有味。

袋鼠听小不点儿讲了一会儿，就接着说：

“你们人们压根儿就不该住在这一带乡间！”她说，“你们在这儿只有一个家，那就有可能把它给弄

丢了。如果你们象我一样，随便在哪儿都有家的话，就永远不会丢啦！人们住在丛林里没有什么好处，就瞧瞧你自己吧！”

小不点儿瞧了瞧自己。

“瞧瞧你的那些滑稽可笑的衣服。你穿着衣服，而不象我们那样有一层生着软毛的皮肤。今天，你在穿过丛林的路上，把衣服弄破了。看看我的大衣，这才叫真正的大衣哪！我在丛林里呆了整整一天，可大衣上什么也没有掉下来，什么也没有扯破。”

袋鼠望望小不点儿的亚麻色的长头发。

“瞧瞧你那毛！”袋鼠大声说，“我不晓得你那毛干嘛都长在头顶上？瞧瞧我的头顶。”

小不点儿就瞧了瞧她的头顶。

“你能看出我的头顶上没有多少毛，因为我不愿意在阳光下叫我的头顶发热。我真奇怪，你们人们为什么长得这么糟糕？”她随即叹了口气。

小不点儿觉得应该向袋鼠道歉，因为自己太不适宜丛林里的生活，也因为自己的毛长在头顶上，而不是象袋鼠那样长满全身。可是她没有吱声，因为袋鼠似乎是一种高不可攀的野兽。小不点儿又开始吃起莓子来。

“你不能再吃了。”袋鼠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小不点儿问，“莓子挺好吃，再说我肚子也很饿呀！”

“如果你吃多了，懂得的事情就会太多了。”

“一个人懂得的事情越多就越好嘛！”小不点儿回答。

“不，可不好！”袋鼠赶紧说，“假如你吃多了，就会觉得难受，觉得痛苦。我不愿意叫你心里难过啦，我要去找到你丢失的‘路’。”

这又惹得小不点儿想起家来，心里好生难过，蓝蓝的眼睛里充盈着泪珠儿。

“你的眼睛象是两朵带着早晨的露水的紫罗兰。”袋鼠说，“你干嘛哭鼻子？”

“我想起了爸爸妈妈。”小不点儿说。

“哦！别想吧！我从来不想！”

“我一定得想。”小不点儿说，“你不想，那你干什么哪？”她问自己的新朋友。

“我总是用跳跃得出结论，而不是用心去想。”仿佛她想解释一下“用跳跃做出结论”是什么意思似的，她纵身一跃跳出两米远去。

“这也就是我从来不得头痛病的原因。”她说。

“亲爱的袋鼠，我从哪儿能弄到些水喝呢？我渴极了。”

“当然你要口渴喽。太阳落山时，我们大伙儿全都会口渴的。我也口渴了。可是，就是到最近的水坑，也还有很长一段路呢，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动身。”

小不点儿站起身来。她很疲倦，身上僵直，小腿软弱无力，走了几步，便跌倒在草丛里。

袋鼠望望她：

“可怜的小人儿！”她说，“你的腿累了，没劲了，可是到水坑还很远哪。我知道你走不了那么远，可又不晓得该怎么办。”

“我想起了一个好主意，”袋鼠说，“跳进我的肚袋里来，坐在里面到水坑那里去。”

小不点儿小心翼翼地又十分胆怯地迈进袋鼠的肚袋里。里面柔软舒适，好象是个衬着皮毛的小袋子。

袋鼠感觉到小不点儿到了自己的肚袋里面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“我觉得仿佛是我的小孩子又回来了——我的朱伊^①。”她叫道。随后，她跳跃着穿过丛林，越过岩石、倾倒的树木和干涸的河流，要到水坑那里找水喝。

^①原文是“joey”，意思是“幼袋鼠”。

在肚袋里，小不点儿觉得一阵轻轻地颠簸，脸上刮过一丝丝微风，那天她第一次快活起来。

她开始唱起一支关于在袋鼠肚袋里旅行的歌儿。每一段歌词结尾都是相同的：

“啊，在哪儿
能够找到一位朋友，
如此诚实、健壮，
就象可爱的、跳跃的
大袋鼠一样？”

水 坑

“这真是一支好听的歌儿！”袋鼠说，“我很喜欢它。不过，这会儿别唱了，因为我们走近水坑啦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在水坑附近吵吵嚷嚷的，是不礼貌的。”

小不点儿从袋鼠的肚袋里往外瞧着。袋鼠正从一座很陡的山上往下跳。山底下有一条深深的山谷。小不点儿觉得她们仿佛从一堵墙上跳下来。四周都是大块的岩石；她们好象就要跌进下面的山谷里去似的，危险极了。小不点儿赶紧闭上眼睛，不再瞅着那些巨大的石块、陡峭的高山和下面的山谷。

“哦，袋鼠，你想我们能够安全地到达山谷下面吗？”她大声问。

“别害怕！到山谷下面的这条路，每一步怎么个跳法，我都知道。自从澳大利亚有袋鼠以来，我们就一直在这里旅行。你从那些石头上可以看出，有不少袋鼠曾经从上面跳下山去。”

小不点儿望望那些大块的石头。石头表面非常光

滑，就跟镜子似的。那光滑的表面是千百万只袋鼠跳过石头找水喝时，用柔软脚掌磨出来的。

她们走近了谷底。这时，袋鼠显得十分、十分小心。她不在空地上跳跃了，而是躲在灌木丛里或者树林里去。柔软的长耳朵转个不停，想听到每一个细小的声音。又往上扬起黑色的小鼻子，去捕捉每一种气味。小不点儿还能够听见袋鼠的心脏在急速地跳动着。

这里，还有别的伙伴。小不点儿能听到周围丛林里传来的兽儿和鸟儿窃窃私语的声音。树枝高处有些鸽子——可爱的小黄翼鸽儿。她们在小声地说：

“我们怕得要命！我们怕得要命！我们又渴又怕！”

“他们干嘛不到水坑喝水呢？”小不点儿问。

“因为他们害怕。”袋鼠回答。

“他们害怕什么？”

“怕人们！”袋鼠囁囁地说。听声音，她也很害怕。她用后腿直立起来，这样，她的身体足足有二百多厘米高。眼睛打丛林的顶部望过去，鼻子闻闻这、闻闻那，耳朵也扑闪扑闪的。

“我看没有危险。”她说，又坐了下来。

一只黄翼鸽慢腾腾地走到枝头上。

“袋鼠朋友，你真勇敢。你愿意第一个走到水边去，告诉我們有没有危险吗？我们一连好些天来滴水未进，快渴死了。”

可怜的小鸽子口渴得厉害，翅膀耷拉下来，嘴也张着。

“昨天夜里，我们等了好几个钟头，想弄清楚在水坑旁边有没有凶残的人们。”黄翼鸽说，“后来我们飞下去喝水，可是叫人害怕的人们，正端着枪等我们呢。他们把我们杀死了好多。我们飞回来，有些鸟儿受了伤，流血不止，后来就死了。这会儿，我们挺害怕，不敢到水坑那儿喝水啦。”

袋鼠心里忐忑不安。

“可怜的鸽子们！”她叫道，“你们只能在傍晚喝水。袋鼠只要能找到水坑，有时候他们可以在白天喝水。麻烦的是，人们晓得所有的水坑，早晚我们都会给杀死，或者渴死的。他们太残暴啦！”

鸽子们不停地叫唤：“我们又渴又怕！”

“请你看看水坑那儿安全不安全。你能闻到或者看到人吗？”黄翼鸽说。

“我看没有危险。”袋鼠说，“不过我想跳得再近一点儿看看。”

袋鼠要去水边看看喝水是否安全的消息，在鲁